

茅盾点评本

浪涛滚滚

韶华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茅盾点评本

浪涛滚滚

韶华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一九六二年出版后，曾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说故事的时间背景是一九五八年。当我们又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反反复复的生活浪涛之后，书中所刻画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至今看来，读者恐怕仍然不会感到陌生。最近，茅盾先生的公子韦韬同志，把他所珍藏的茅盾先生阅读过的一本《浪涛滚滚》，捐赠给“茅盾故居”。对这本仅有十七万字的小说，茅盾先生在书页空白所写的评点文字，竟达一万五六千字之多，（字行间所画细线约二千余条）。评点文字虽然是针对《浪涛滚滚》讲的，但内容极为广泛：关于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人物性格刻画问题，故事情节的起伏迭宕、张弛结合问题，语言和环境风景描写问题……茅盾先生对《浪涛滚滚》的评点，不仅对广大文学作者、爱好者很有意义，对于研究茅盾先生的艺术思想也很有资料价值。

茅盾先生对《浪涛滚滚》的评点，大约写于一九六三年。最近，韶华同志读了评点内容，又根据自己创作《浪涛滚滚》时的真实心态，写了若干段“作者自白”。这些“自白”，是三十年后作者对《浪涛滚滚》创作得失成败的自我总结。

茅盾先生针对作品的内容，写出评点；韶华同志对自己的作品以“作者自白”的形式，讲出自己写作时的艺术构思和创作心态，是一种虚实结合的、有趣的探讨长篇小说写作规律的评论。

茅盾先生的评点文字，根据所指具体内容，夹排在内文中间，所画横线也排在原来的位置；韶华同志的“作者自白”也排在文中，均用异体字和不同的括号标出，以示区别。

这本茅盾先生评点本《浪涛滚滚》的出版，定会引起广泛的兴趣。

责任编辑：彭 迎

封面设计：张晓光

浪涛滚滚——茅盾点评

韶华 著 茅盾点评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8.5印张 3插页 180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4.60元

ISBN 7-5006-0841-1/I·229

此章属阙所而，主要写陈尚书之为人，但言却侧重，排字建离，使读者不知陈完乃何人。前章经封和语，对陈看法不同，此处张廷国愷，对陈有微词。完克封，时的有法，对不对，有待分解。而此处所表现的上下级间之矛盾，关系甚大，又近前章撤一掉，是可比，因此道像，读者初不往下看，写得总分寸恰好。

目 次

引子.....	1
一 电话记录.....	19
二 在拦河大坝上.....	28
三 夫妻之间.....	49
四 机车颠覆事故.....	66
五 夜晚的会议.....	73
六 刘得水.....	83
七 四月的第一天.....	95
八 陈超人局长.....	106
九 僵持.....	121
十 “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135
十一 省委书记.....	146
十二 “遍地开花”.....	170
十三 塌方事故.....	184
十四 雨天.....	202
十五 “新”的意见.....	209
十六 悟.....	218
十七 战斗的黎明.....	229
十八 “七一”.....	238
十九 惊涛骇浪.....	247
二十 碧湖轻舟.....	258

引 子

【茅评：此书写了两个个人主义者，但个性不同，故所表现亦不同。陈超人是“积极的”个人主义者，表现为“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不惜因此而打击人，欺骗上级。封树凯是“消极的”个人主义者，表现为但求无过，怕得罪人，迁就畏缩。但二人的共同点是脱离群众，不尊重群众意见。有时会觉得陈较可取，因为在个别事情上，他出过点好意见。但封有时（而且是常常）更可恕（原谅），因为他不因利己而损人。但归根到底，二人对事业对人民所造成的损失同样大。】

在乡间坎坷不平的、弯弯曲曲的大路上，有一辆吉普车奔驰着。坐在车上的是青龙水库工程局的局长封树凯。他要到火车站，去接新来的党委书记。这位书记不是别人，却是他的爱人钟叶平。她乘六十五次客车，在今天上午十点半钟就要到工地来了。

封树凯和钟叶平是一九四二年在延安认识的，一九四三年在封树凯去晋察冀边区之前，他们结了婚。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了，钟叶平随同大批干部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分别三年之后，夫妇两人在张家口见面了。本来，他们打算一起到东北去的。但是，就在这段期间，钟叶平怀孕了。如果现在坐火车走这段路程，当然是很简单的。但在当时，要跋千山、

涉万水，要通过千里风雪的内蒙古大草原，要遇到无数次国民党匪徒的袭击，一个怀孕的女同志，怎么能走这样艰难的路程呢？因此，夫妇二人就决定暂时分开了。在大敌当前、革命处在危难关头的严重情况下，夫妻感情是不可能超过革命需要的。

当他们又一次见面时，已经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刚刚解放了的北平了。那是北平举行“入城式”的一个礼拜以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部副主任的封树凯，在又分别了三年之后，见到了自己的爱人。这时，钟叶平已经是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还不认识爸爸的孩子，已经抱着皮球满地跑了。

这年的三月，封树凯离开了北平。四月，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他们这支部队，解放了武汉，挺进到长沙，经过著名的“衡宝战役”，挥戈直指广州。在第二年的春天，他们这支部队经过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之后，回到了河南。我们懂得的东西闲起来了，而我们不懂得的东西，正强迫我们去学习——封树凯这支部队，在一九五三年集体转业为水利师。于是，经过几十年同阶级敌人的浴血苦战之后，他们同大自然的斗争又开始了。

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的夫妇关系，早就打算把钟叶平调到河南省来。但因为工作离不开，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夏天，她才调到河南，分配到离水库不远的的一个地委做宣传部长。两个人虽然比从前离得近了，但从地委机关到水库工地，也还有八十多里的路程。碰上个礼拜天，不要说没有时间，就是有点空闲，也多半花在来往匆匆的行程中了，哪有畅谈的机会呢！

过了一年，水库竣工了。在东北的另一个巨型水库，正等待着他们这支水利大军——眼看两人又要分别了。

“同组织上谈谈，跟我们一起走吧！”封树凯向她说。

钟叶平说：“我可不跟你走了。经常换地方，是你们水利工作的特点。可我呢，换个地方，情况还没摸熟，又得搬家，总是这样‘随风飘’，怎么能做好工作呀！”

封树凯亲切地说：“要不，你也转业搞水利吧！象这样总是做有媳妇的和尚，怎么行？”封树凯说着自己笑起来。

“象这样更好！”钟叶平也笑着说，“一年见几次面，还没等到吵架呢，又分开了，省得常在一起闹矛盾！”

（作者自白：这段描写是为以后发生的夫妻矛盾埋下伏线。）

不久，封树凯带着水利大军转战东北，一年以后，钟叶平也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去了。

钟叶平在中央党校学习之后，组织上有意把她调到了东北。

十几年了，夫妻二人总是两地分隔。封树凯多么希望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工作呀！已往的年月，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任务一来，自然什么都忘记了，但一有空闲，特别是星期天或假日，他总觉得有点空虚和寂寞。特别是这几年，他在水利部门工作了，和水斗争这项事业，五冬六夏，日日夜夜，工作总是那么紧张，斗争总是那么复杂，情况总是那样一日数变。在从前打仗的年头，完成了战斗部署，在冲锋之前还可以打盘扑克呢；现在倒好，想抽空回家睡会觉，屁股还没在炕上坐稳，电话就一个接着一个地追来了。青龙水库开工之后，他是工程局长，又是党委副书记，生产、生活、思想、施工技术、材料供应……什么都得抓。“来一个挂帅的人，让我做做部门的具体工作吧！”他经常这样想。因此，钟叶平一来东北住在招待所，他就到省委去过三次，要求把她调到水库来。

现在好了，夫妇要在一起工作了。钟叶平不仅会给他带来家庭的温暖和欢乐，也会分去他一多半的工作重担。有这样的爱人在身边，工作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在一起商量商量，总便要当得多呀！今后，除了把工作做好，再也无所求了。——封树凯这么想，觉得眼前的天地都分外的开阔、敞亮了。

这时，正是一九五八年的早春三月，平原上的土地露出了褐黄色的胸膛；只有山岭和丘陵的背阴处，还存有斑痕似的积雪。在微有暖意的阳光中，空气里充满了潮湿的气息。远处的山影和村庄，都被上升的水气罩上了一层乳白色的轻纱。轻纱慢慢地流动着，这些景物就好象泡在水中的岛屿。

在弯弯曲曲的乡村大路的一旁，有一条从车站通往水库的公路正在修筑。这条公路在整个水库修建期间，要担负全部的机械、器材、生活用品和劳动力的运输任务。现在那条公路上，布满了施工的人流，预计再有十天，公路即可竣工了。在大路的另一旁，有三三五五的埋电柱、架电线的工人。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把电力提前送到工地，工人们用炸药爆破电柱坑。那隆隆的响声，好象战场上的迫击炮。有一些地方，板房已经盖起来了，在更多的地方，工人们正铲开冻土和积雪，支架木板房。几万工人的宿舍、食堂、机关办公室、机器和材料仓库，以至商店、邮局、医务所，都等待它们早日竣工呢！这一切都显示出，一项巨大的建设事业正在开端。

在大路的另一旁，就是那条青龙河了。看看现在的青龙河吧！她该是多么明净、纤细、温顺呀！河道的两岸不算很宽，还冻结着薄薄的、白色的冰面，光滑得象面镜子似的。河水只有两三尺深。在那青绿色的水流下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各种各

样的鹅卵石微微地颤动。流水发出轻声的梦呓一般的歌声。但是，青龙河现在正在逐渐苏醒，一到汛期，它就要掀起惊涛骇浪，以万马奔腾之势，下来吞噬一切了。“瞧吧！瞧我们怎样制服你吧！”封树凯兴奋的想。他这个“我们”，包括自己，包括马上要进入工地的几万职工，也包括要和他一起工作和生活的钟叶平。

吉普车沿着青龙河岸开了一段路程，一转弯，就进入那个所谓“涝洼塘”地带。无数的汽车、胶轮车、铁轮车，在大道上压出了一道一道的深沟，深沟之间是凸起一、两尺高的“山岭”。道路已经开始翻浆了。汽车开上去象走在橡皮上面似的。有的地方泥泞飞溅，汽车左翻右倾、前颠后簸，发出顽强的吼叫挣扎前进着。尽管封树凯紧紧抓住座位前面的扶手，但他的脑袋仍不免几次碰到前面的挡风玻璃和顶棚。

司机牢骚地说：“这不叫路，这叫‘鬼难过’，‘司机愁’！再高明的司机，遇见这样的路也得倒抽三口凉气！”

果然，汽车开了没有多远，在一个泥塘里吼叫了一阵，就灭火了。

两人下了车，司机前后左右察看了一会儿，又上车发动了机器，封树凯在后面推着，后轮在泥窝中空转了老半天，总算开出来了。封树凯刚坐上车，开了不几步，车子又陷住了。

司机第二次下了车子，往下面一看，见一个土包卡住了底盘，弓子也断了。他失望地说：“这下可完了！”

封树凯看了看前面更加糟糕的道路，又看了看手表，觉得自己出发的时间太晚了。按着他原来的计算，从工程局门前（他们临时租用的几所民房）到车站，最多只要二十五分钟。火车十点半到站，他九点五十分出发，在站台上还有十分钟好

等呢！哪想到几天没来车站，道路翻浆了呢！【茅评：此亦写封的疏忽、主观。】

他犹豫了一阵，对司机说：“算了，我还是步行去吧！车子要是修好了，到前面等我，修不好，回头叫部卡车把它拖回去！”

司机站起身子，无可奈何地看了自己的首长一眼，然后指着旁边的一条岔道说：“封局长走这条路吧，这条路近！”

封树凯一看，前面的确有一条岔道。这条道曲曲折折地拐进一片灌木丛中去了。“好走吗？”他问。

司机说：“走是不大好走，可是快！过了这片柳条沟，爬上那座山，下坡就到！”

“弯弯曲曲的，我没有走过，还不如绕远些走熟路的好！”封树凯说着，看了看表，就沿着原路向车站快步走着。

【茅评：此亦写封树凯的“保守”。】

（作者自白：我想把封树凯写成这样一种人物：他是一个好人，但多年的斗争生活，把他的锋芒磨圆了，胆小怕事，怯于创造，宁肯慢一些，走老路，也不愿冒风险。这里写走路，是“双关”的。）

青龙河车站，本来是一个小站，只有一所简陋的站房和几个铁路工人。在往常，班车每次匆匆忙忙地在这里停下来，上下三五个旅客，一分钟之后，它又毫不留恋地向前奔驰。快车和特别快车经过这个小站时，毫不减低速度，风驰电掣地从这里开过去，把一阵巨风带起的灰尘，扑打在站台值班人员的脸上，好象根本没有这个车站的存在一样。可是最近两个月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次客车经过这里，总有大批的工人、干部走下车厢。他们拥拥挤挤，熙熙攘攘，匆匆忙忙。在

上一站找不到坐位的旅客，熟悉情况的人们总会对他们说：“到下一站就好了，旅客得下一半子！”客车停留时间，也不得不由一分钟延长到五分钟了。而运货的列车，每次都要卸下大批的机器、钢材、水泥、木料、粮食和蔬菜。因为到工地去的公路还没有修通，这些运不出去的物资，在站台上日益堆积如山了。

这一天上午，一列普通客车在这里停下来了，照例从车厢中倾吐出大批的旅客。其中，有一个谁也不注意的女干部，约有三十七八岁年纪，提着一个酱红色的帆布旅行口袋，走出车站，站在那里四处观望着。等背着行李的、提着网篮的旅客都走完之后，看看没有什么人在这里接她，就问一位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同志，青龙水库在哪儿？”

那工作人员向东南一指说：“爬过这座山就到！”

“怎么走法呢？”

“你跟着他们走就行！”那工作人员指着前面的大队旅客说。

“他们怎么往东北走呢？”

“那是一条大路，比较好走，走这条小路要近得多，不过难走些，得爬山！”

“能差多远呢？”

“走大路得一个多小时，走小路最多三十分钟就到了！”

于是，这个女干部在那里站了约摸半分钟，看看前面也有几个行人，便毅然决然地迈着急促的细碎的步伐，向那条不平坦的道路走去。

（作者自白：同样是“没有走过的路”，钟叶平和封树凯，态度不同。）

等封树凯汗流满面地奔到车站的时候，除了卸货的工人以外，站台上已经寂无一人了。他看了看手表，十点半刚过五分。他走到站长值班室问：“六十五次列车晚点了吗？”

一位同志告诉他：“已经过去了！”

“怎么？不是十点半进站吗？”

“本月一日就改点了，‘六十五’提前一刻钟！”

【茅评：不知车时已改，此又写封的疏忽。】

“又没赶上点儿！”封树凯想着，颓丧地走出站长室，在车站上四处了望了一下，寻思着：“怎么？她没有来？如果她到了的话，或者在这里等着，或者跟那些职工先走了，可是在来路上没有迎着她呀？……她昨天在电话中明明说票都买妥了嘛！……”

他在那里又转磨了几遭，便往回走去。在他又走到那台“打误”的吉普车跟前的时候，满身泥土、一脸黑油的司机正从汽车底盘下面爬出来。封树凯问：“还没有修好吗？”

司机说：“弓子断了一根，看样子还能对付开回去，就是这油泵不过油儿！”

封树凯的手脚有些痒痒起来，说：“来，我帮你修修，看我这‘徒弟’技术怎么样！”说着挽起了袖子……

封树凯回到家里，当他刚要跨进门坎的时候，从里边走出来一个女同志。她用毛巾扎着头，带着口罩，左手拿着一个装满了尘土的铁簸箕，右手拿着一把笤帚。封树凯高兴地叫道：“啊，叶平，你已经早到了！我去车站接你，路上车子坏了，你从哪条路来的呀？”

【茅评：如此出场。】

钟叶平把铁簸箕和笤帚放在门外，回到屋里，一面扯下头上的毛巾和嘴上的口罩说：“我从捷径来的！”

封树凯说：“怪不得没有迎着你呢！那大路就够难走的了，捷径更是崎岖不平！这样的路我是从来不走的！亏得你没有摸错！”

钟叶平笑着说：“哪能摸错，鼻子下面长个嘴嘛！”

【茅评：此写钟叶平与封的作风不同。】

封树凯满屋一看，房子里已经大变样子了：炕上的被子迭得整整齐齐，褥子铺得平平整整；桌子上的尘土没有了，连桌上的豆油瓶、酱油罐、咸盐缸也一反过去乌黑的样子，发出了亮光。写字台也搬到窗子下边，半年没擦的玻璃窗，也亮堂堂的。还有些不必要的东西也挪到外屋或房外了。整个的房间，比他刚走出去以前，显得格外地宽敞、明亮、整洁了。他又是高兴又是气怨地说：“看看你，刚到家就劳动，歇歇歇，明天收拾也不晚嘛！”

这时，保姆端进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说：“快洗脸吧！”说完又转身对封树凯说：“叶平同志一进屋，就要收拾，我叫她歇会儿，也挡不住！”保姆说着到外屋生火做饭去了。

钟叶平笑着说：“我一进你这屋儿，就觉得不顺眼！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老样子：生活上总是拉拉踢踢、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非得找个人把你象小孩子似的管起来不行！”说着她把两手放在热水盆中洗起来。

封树凯温和地说：“管我的人不是已经请来了嘛！——到家还没站稳，就在我房子里闹‘革命’！”说着他满意地笑起来。

这时，钟叶平正用拧干了的热毛巾细细地擦着面庞和脖颈。封树凯注意地端详着她那又亲切又熟悉的姿式。她那没有

烫过的头发，依然象年轻时候一样剪到脖颈那么齐，显得格外朴素、自然、大方。她的眉毛不浓，眼睛也不太大，一笑便眯缝成两条微微弯曲的细线，使人感到和蔼、亲切。钟叶平的面庞虽然象孩子一样瘦小，但开阔、明朗、单纯。如果把她面部的各个部分分割开来，并不见得十分漂亮，但从整体来看，它们配搭得是那样的和谐、匀称，甚至改变任何一点点，都会觉得失去原来的俊美。封树凯微笑地走过去，从背后用右臂圈住她的脖颈，左手温柔地托着她的脸蛋儿，轻轻地吻起来。

“你看你，你看你，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呀！……”钟叶平微笑着，把拿毛巾的双手垂下来，向后仰起了面庞，迎接他热烈的亲吻。

“四十多岁怎么样？我觉得现在和咱们在延安结婚时一样！”封树凯笑着放开了她。

钟叶平又擦了一把脸，把毛巾挂在脸盆架上，然后，一面推着窗子一面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窗缝还糊得严严的，外面的阳光多好呀！”说着，两扇窗子随着纸条蹦裂的声音“呀”的一声开了，一阵清凉的春风迎面吹进来，中午的阳光同时投到刚擦过的办公桌上。

“在省委见到倪书记了吗？”封树凯问道。

“见到了！”钟叶平说，“还是那样朴素、平易近人。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他是我们班主任。这次我到省里，想去看他；他那么忙，又怕他没有时间，便打了个电话给他。我一报姓名，倪书记就想起来了，他说：‘你来，来，马上来吧！’并且告诉我路怎么走，在哪儿上电车，在哪儿下电车。那天晚上，正下着毛毛雨。我一下电车，看见一个人撑着把雨伞站在那里，问我：‘叶平吗？我在这儿等你二十多分钟了，天黑，怕你

摸不到我家！’一个省委书记，对咱们这样的干部……真令人感动！”

【茅评：省委倪书记。】

封树凯说：“为了调你到水库来工作，我还亲自跟倪书记谈过一次呢！”

“我倒是向倪书记提出了另外的意见！”钟叶平笑着说。

“什么意见？”

“你想一想吧！”钟叶平说，“我这次到工地来，从工作上说，咱俩是同志，是战友，是党政关系；从家庭生活上说，是夫妻。在一般情况下，本来不算什么问题的事，一加上夫妻关系，有人就会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如果警惕不够，有意无意地把个人感情掺杂到工作里面，就要弄出非原则纠纷，产生不团结现象……所以，我说，我和你在一起工作有顾虑！况且，象我这样的人，能力既低，资格又浅，个性又强，过去也没搞过水利工程……”

【茅评：先写钟一笔，也是伏笔。】

“你算了吧！”封树凯不以为然地说，“倪书记怎么回答的？”

“倪书记说，在通常情况下，党是不这样分配干部的；在个别情况下，根据每一个同志的党性锻炼，这样分配干部也是允许的！省委相信，你们完全能够把各方面关系处理得好！”

“还是倪书记对人了解得深刻！”封树凯满意的大笑了。

钟叶平又刷了牙，仔细的梳过头发，说：“走，咱们看看小万全去！”【茅评：小万全。】

因为水库小学还没成立起来，他们的儿子万全，暂时在村里小学读书，离这二里多地呢。封树凯说：“他们还正在上课呀！”

进来往外端洗脸水的保姆说：“小万全今天起来一睁眼就问：‘妈妈来了没有？’他可想你了！”

钟叶平看看手表说：“已十二点半，早下课了，咱们接他去！”

说着，两人并肩沿着一条小路向大榆村小学走去。在这里，也到处是修筑房屋、架设电线的工人在工作着。封树凯说：“等这些房子修好后，咱们就搬家。你看修水库多好！旷野敞亮，空气清新，真山真水，比住城市强得多呀！”

正说着，从小路那边，跑过来一个背着书包的男孩子。他叫着：“妈妈！妈妈！”就搂住了钟叶平的脖子。妈妈随即把他抱起来了：“想妈妈吗？”

“想，可想了！我做梦还看见妈妈呢！”孩子爽快地说。

“好了，以后就好了！妈妈天天和你在一起！”钟叶平说。

“还不快下来，都是学生了，还让妈妈抱着走！”封树凯说。

孩子下了地，一只手拉住妈妈，一只手拉住爸爸，在中间嘻笑着蹦蹦跳跳地走回家。保姆已经把午饭准备好了。

钟叶平从那帆布口袋里，掏出一些糖果。孩子高兴地接过来，说：“这块给爸爸，这块给妈妈，这块给阿姨！”等他们微笑地让孩子的小手把糖果放进自己嘴里后，孩子自己才吃了一小块。保姆夸奖地说：“万全好！什么时候也不吃‘独食’！”

钟叶平又拿出一件天蓝色的毛衣：“来，试试看！”说着，将毛衣套在孩子的身上，前后端详了一遍说：“我是按大号买的呢，还是小些了，没想他长得那么快！”

封树凯说：“也还行！”

“敬礼！”孩子高兴地、调皮地给妈妈行了个少先队礼，把